

後漢書

冊九

後漢書卷七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

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

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

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

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

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



言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

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

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

廣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

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

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

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於家

### 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

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

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

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

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

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

物情訐攻也譴責也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

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

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

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

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咎繇謨曰

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

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

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故明

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

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

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商周也○劉攽曰五

改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大詩

雅曰文王孫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

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史記曰白起為秦

阮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翟築長息

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

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易曰德薄而位尊智

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易繫辭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

能不稱其殃必大云劉攽曰案文少兩字蓋本夫竊

位之人天奪其鑿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

鑿而益其疾也杜預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

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

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

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  
讎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  
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  
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  
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  
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  
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為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  
及銜刀于柱以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  
自殺見戰國策以山為埠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  
所以得者餌也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  
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  
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  
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

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

而思傳世之功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豈

不惑哉豈不惑哉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

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

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織力者無以衣形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

巧充盈都邑游手為巧謂也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

翼翼四方是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今

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

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

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

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



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

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

灾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

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弱居理而是故明

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

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並

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

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豳風也大

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

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為任為相合或以游博持

掩為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丁夫不扶

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

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

戲弄之具以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

也婆娑詩陳風也婆娑舞貌謂婦人于市中歌舞以事神也又婦人不脩中饋

休其蠶織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

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

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

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

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

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

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

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損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

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義曰弋厚也綈繒也革寫韋

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

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錦繡

綺紈葛子升越箏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紈也前書曰

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

有葛焉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揚雄蜀都賦曰

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箏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

之荆州記曰秣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

貢布為永州俗猶呼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

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

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窮極麗

美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其嫁娶者車駢數

里緹帷竟道蒼頡篇曰駢衣車駢騎奴侍童夾轂並

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取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

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

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

讓者命于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

後漢書

卷七十九

列傳

五一中華書局聚

得衣者不得乘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

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也桐木為棺葛采

為緘尸于澤桐棺三寸法死于陵者葬于澤死于澤者

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下不及泉上不

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柀檇之屬各因方土

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

師貴戚必欲江南檇梓豫章之木檇音乃巨反見埤

而注云檇似榭檇而埤小恐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

夫檇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

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牛

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

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

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脩之夫子

泣曰古不脩墓孔子合葬母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

門人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也及鯉

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北文明帝葬

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

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

匣櫛梓榭棹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

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鄙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

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鄗東南杜中無墳隴在今

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

會子父所葬在今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

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

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不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

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左



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蠶炭盆車馬始用殉梓有四  
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臣是棄君於  
也惡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前書貢禹曰今

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詔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

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

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

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

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

悅蘧瑗史狗史鮒公子微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

預注云春秋之時以疆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

國今以大漢之廣士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

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  
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

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

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

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

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

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

能也為禦侮其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

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

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

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詩小雅曰它

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于鹽水焉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

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

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

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

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

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

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

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

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

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泉羲和者帝俊之

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

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洛

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十三

度之十九分也乃上闔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

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

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

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

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

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丑朔六日反支子丑朔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

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

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難見如神也○劉敞曰令寃民

朝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舖謂日加申或時也今為晡字也

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

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

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

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

曲則詔意以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故見私於

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  
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  
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  
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  
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  
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  
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  
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  
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狷  
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  
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  
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  
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



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  
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  
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也百姓不足  
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  
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  
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  
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  
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  
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  
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  
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  
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

罪法怨毒之家莫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

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

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

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稂童糧郭璞注云莠類也詩

曰不稂不莠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之先王之

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

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

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

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

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

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

心日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

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

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非

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謂第五倫也爲論者

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

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

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

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

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

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

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

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言書生道義

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 仲長統傳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  
 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  
 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  
 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  
 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  
 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  
 以并州叛卒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荆州并  
 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并  
 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異其有知  
 人之鑒也統性倣儻敢直言不  
 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  
 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  
 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  
 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  
 池環而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

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

妻孥無苦身之勞日孥讀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

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躅畦苑遊戲平林躡

猶也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

詠歸高堂之上零祭旱之名也為壇而舞其上以祈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安神闔房思老氏之玄虛呼

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

新又曰吹煦呼吸吐故納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

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薰兮可以解吾

王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消搖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

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



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

棄鱗神龍喪角王充論衡曰蟻蟻化為復育復育轉

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騰之解甲蛇之脫

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

瀼當餐九陽代燭霄摩天赤氣也在旁曰帷在上曰

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沆瀼者北方夜

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

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

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

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

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柂船尾也敖翔太清縱

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

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

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

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

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也襲字

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

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

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

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

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

就我之銜繼耳銜勒也繼韁也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

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

蔚蔚皆凶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以奮其前

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

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  
 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  
 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  
 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  
 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  
 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  
 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  
 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左傳泄冶  
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  
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  
 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  
魚龍蔓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  
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宴安溺志也  
 入則耽於婦  
 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  
 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  
 莊子外篇曰澶漫為樂也  
 信任親愛者盡

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  
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  
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  
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  
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  
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  
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又  
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  
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  
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  
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  
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  
萬計徒衆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

城史記曰轉轂百數廢居蓄邑注云琦賂寶貨巨室

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馬牛羊豕山谷不能

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

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

可食清醇之耐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

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

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

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

樂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

者邪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

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躋厚地猶

恐有鎮厭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毛萇注云踟曲

也躋累足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毫



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  
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  
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  
以脩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  
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  
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  
狼之心政始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  
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  
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計其殘夷滅亡之數

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各都空而不居百里絕  
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十四縣邑

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侯  
百六十八里八戶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六十二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  
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八戶準之於

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遭黃巾之寇  
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基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

十餘年三方既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  
寧萬不存一也

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  
漢二百三十五年

也凡四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

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後也猶推此以往可及於盡

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

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

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

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

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

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

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

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  
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  
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  
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  
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  
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  
智惠出

有大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

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

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故下土無壅滯

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

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

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志曰有

秩畜夫得假半

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

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

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曰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強之榮樂過於封君執

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

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

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

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

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

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

鉗則得鞭笞減也猶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

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

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

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

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

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

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

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

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

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

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劉敞曰案而文多一也字

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

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

之行謂蒸報也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

善者也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

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

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陰而二陰陰卦一陰



而二陽陽為君陰為臣然則寡者為人上也眾者為人下者

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

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

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

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

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

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

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者注云限夫

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為畝

屋三為井并兼謂豪富之家以益君長以興政理急

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

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

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修武器以存守戰嚴

田徇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  
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  
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  
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  
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  
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  
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  
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  
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  
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  
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  
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  
斷絕屬猶也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拱執也押盤也或

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

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無事也曰若是三

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及

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

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

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

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鳥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

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

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

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

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

以為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

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

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齷

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

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

非立功之實也身拘者即隱逸之人也以廉舉而以

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音欺夫選用必取善士善

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

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竅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穿

地陷獸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

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猥猶多也萬里

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

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

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

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

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

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

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

云餓死者曰莩莩與殍通音皮表反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

乎孟子道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

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夫薄吏祿以

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

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

日稟稟給也祿班未定劉攽曰案可為法制畫一定

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今者土廣民稀中

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

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

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

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擾萬姓三曰禮

刑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春秋之時諸

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

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

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

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

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

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

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

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

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

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

撓音火 高反

招致乖

叛亂離斯瘼

瘼病也

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

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

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

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

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

位邪

檢柙猶規矩也

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

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

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

展猶申也 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

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

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文帝使人

召通謝丞相曰此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

哉至如近臣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

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

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書曰帝時賈誼上

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

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掉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

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卒無事復爵

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

刑也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

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

手劔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其重

莊子見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

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言光武奪三公重任

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

此為三公疏后族親故也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

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

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

後漢書卷七十九列傳二十一中華書局聚

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

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

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

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

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

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筭

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

邪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猶遠也大略歸乎寧固根柢

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

然相乖嘗試妄論之謙不敢正言也以為世非胥庭人乖齟

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赫胥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齟飲

言鶉鳥無常居齟飲不假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

物並淳朴時也肇始也

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

子曰凡人心險於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

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用得其人

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而殊何以

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

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而損益異運文

朴遞行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用明居

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回沈猶攜互

穴音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前書

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亦有宥

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

源百慮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

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



子虔黥其飾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孟子曰矯枉過直

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于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故葛屨履

霜敝由崇儉詩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

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楚楚衣服戒在

窮賒楚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夕死猶有羽

也翼以自飾楚鮮貌也喻曹朝羣臣皆小人疎禁厚

下以尾大陵弱疎禁謂防制太寬厚下謂封建太廣

左傳楚申無字曰末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斂聚也

分崩也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

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

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左

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

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

太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愛之涕左傳曰鄭子產

曰我死子必為政唯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  
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  
國之子因以鄭穆公之子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

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

賈季對鄆舒曰趙衰冬日之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

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一數子之言當

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隅一

謂一方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

為誕辭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

儒哉名實名也柱下老子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

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

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古法不施于

行之于陸也今法有合于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

子曰是推舟于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

政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不限局以疑

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

與余音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

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

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 後漢書卷七十九

後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仲長統傳抗志山西游心海左○西字監本作栖臣  
會汾按山西與海左對今從宋本

甚於戰國之時也○之時也三字監本誤作則又甚  
從宋本改

後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本

其故解國文... ○文... 三字... 本...

會... 山... 西... 本...

其... 山... 西... 本...

發... 書... 本...



後漢書卷八十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

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傳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

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

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

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

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

州縣故城在今洛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

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南郡其年

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

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祭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

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彝六樽禮

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

坐為寇罪也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

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

使客隗久作文或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屬平

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

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項

城縣也新陽故城今在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伏

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參為周後  
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寶為博平侯旦為高亭侯也

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復坐削園宜祿

扶溝三縣圍扶溝並屬陳留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

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

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

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

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悛與寵共祭天

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

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靈帝不忍復加法詔

檻車傳送悛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誦華嶠書

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悛辭與王傳諸本並作甫此

共祭黃老君劉攽曰案文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

無它冀幸誦等奏悛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

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

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龍射其秘法以天覆地

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

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

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

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縣名屬淮

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

恩時天下饑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

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

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傷人

國相入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

為名哀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

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  
虞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為丹

陵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

觀記曰賜號未育國邑也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

陵王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

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肅宗

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

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為

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邕字傳寫誤也元初三年

恭以事怒子輔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自殺輔侮慢丁小妻恭怒閉輔馬

廡輔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國相趙牧以狀

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

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



獄會赦免死

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

為陳寃得申高第為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所實

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會稽母丘歆覆案其事實

不誅終於家 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

五年封道第三人為鄉侯

東觀記曰丙為都鄉侯國為安鄉侯丁為魯陽鄉侯

恭孫順為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

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

東觀記曰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

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

定立四

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

齒過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

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

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

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

王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

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

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

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舊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

定西北南深澤在今東也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

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

嫁為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黨召哀置入宮

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

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

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

和帝詔削東光鄴二縣鄴音羌亮反立二十五年

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

兄脩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脩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立

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

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

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

帝詔曰萇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覲媿媿音胡八反無媿媿媿也言面媿然

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

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苾苾慢易大姬不

震厥教大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

妻饋遺婢妾歐擊吏人專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

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

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勤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

議賓之辟其貶萇爵為臨湖侯臨湖屬廬江郡朕無則哲之明致

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紀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

訓導之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為立賢師傅以  
令終養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  
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  
親恣愚見赦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案黃  
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案黃  
奏集香與宏共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  
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  
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為所劫質囚  
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  
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  
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  
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  
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濠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

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

太子邛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

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

為太子東觀記載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

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前太子邛頑凶失道陷于大

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

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

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衍立五十四年

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

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

意第八人為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

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

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傳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四年徙為梁王以陳留之鄆寧陵濟陰之

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鄆今許州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已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

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

數有惡夢從官卜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

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

遠方物及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

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

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荅永元五年豫州刺史

後漢書卷八十一列傳六一中華書局聚

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  
 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  
 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  
 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  
 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  
 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  
 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  
 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曲法  
申恩平處  
其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  
 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  
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  
 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  
 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  
 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

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  
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  
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  
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  
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  
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  
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  
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卽時自引惟  
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  
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  
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  
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  
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

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卜忌及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

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

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

王雖小有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

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

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

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

匡弟孝陽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立二十九年薨

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

淮陽頃王昞傳

以為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

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  
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  
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  
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  
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  
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  
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  
亭侯豹立八年薨子暲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  
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  
孤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  
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

成其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擲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

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

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右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

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賢哉豈徒儉約而

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

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脣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

嬰痾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黨惟荒忒

後漢書卷八十

後漢書卷八十考證

陳敬王羨傳徙封爲陳王食淮南郡○臣會汾按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也前後書志兩漢並無淮南淮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卽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旣爲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郡無疑也前云徙爲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爲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食租稅仍兼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部也下云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圉宜祿扶溝三縣據郡國志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淮陽尤爲謬矣

惜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注劉敞曰按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刊誤補遺曰真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有黃老君

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云○陵監本誤作陽今改正



後漢書卷八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教授傳詩也

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

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

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

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

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

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

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

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

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

及督使賈胡賈胡胡之蕃國之使也數遺恂奴婢宛馬

金銀香蜀之屬一無所受袁山松書曰西域出諸北

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前

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

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

隴也三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

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

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

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

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

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武帝

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

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時

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無宅

所齋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

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

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

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

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揮音徒丹反○劉

擅音揮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

前音擅誤以為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揮音徒旱反

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

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獻樂及  
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  
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

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魯定公曰

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專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

儒手足異處○劉歆曰案文當作首足又曰放鄭聲遠佞人論語孔子

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

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

南韎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

南可以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韎韌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

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韎音味禮記曰九夷入蠻六戎五

狄來朝立於明也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曰縣度者山

名也豁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萬里貢獻非鄭衛之

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也訕謗請劾禪下獄有詔

勿收左轉為立菟候城障尉侯城縣詔敢不之官上

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

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卽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于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任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

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

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

秋兩手相搏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

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鷹

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

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

女得織紵紵音如深反杜預注左然後畜精銳乘懈

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

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

百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昔孝文皇帝悟馮唐

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

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

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為  
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夫以一臣之身

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  
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  
微法輪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  
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  
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  
言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  
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  
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  
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  
懈反今復募  
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  
困徵賦爲羌寇  
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  
頓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  
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

後

漢

書

卷八十一

列傳

四一中華書局聚



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

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

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

也不使之人謂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勞言

虞凶曠不堪為用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

師救遠以為親戚之憂慮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

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

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

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

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隲

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

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

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盃置戶屏前自

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

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薙者欲

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

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

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

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時先

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

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

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

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

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

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

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

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

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睿

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闕如虓虎干扞也虓虎怒

也貌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詩曰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為漢將赳赳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

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

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

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

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曰荀林父及楚師

戰於邲晉師敗績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

其位也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侯使復

百里孟明視後救而歸之秦故晉景并赤狄之士秦

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

秦伯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又曰宜遠覽二君使參懂

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  
參等後以參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  
年入爲大鴻臚尙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  
帝時以爲太尉錄尙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  
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  
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  
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  
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  
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  
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  
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  
難紆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  
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  
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攽曰注  
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

有誤倒一兩字者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

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黄門

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

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

才幹以廉平見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

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

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

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

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法氏故城今澤州高家平縣也音公玄反家

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

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



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  
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  
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  
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  
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  
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

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劉

傲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器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

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

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上慙聖明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雖歿受祿為素餐

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墾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

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

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

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

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

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

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

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

空闕更謂卒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

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具勞神書曰文王

不至于日中與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

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

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病授丹朱

利則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劉攽曰注乃推授故古

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甫是為大王

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商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

都三年五文王西伯天下歸之帝王世記曰西伯至

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

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體德行仁

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

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

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

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

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

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

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

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

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

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也經常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

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爲縣功

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

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陳從事部猶也窮案其姦景壯

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爲

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

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

補洛陽左尉尉也時梁不疑爲河南尹玄以公事當

詣府受對耻爲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

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

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

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

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

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



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尙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

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

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

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

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

與汝俱不如也李生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

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

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

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

懷舊惟顧念之悽愴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

貴士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

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立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也結猶構也莊子

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殆

漢陽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

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

歟將有道在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今其道可

忘則疆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

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

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

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

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

矣

贊曰李窆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

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後漢書卷八十一

對策卷八十一

臣等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慎乎德

又曰德薄而土不廣德小而民不歸

聖王之德教於中而外化於天下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慎乎德又曰德薄而土不廣德小而民不歸

臣等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慎乎德又曰德薄而土不廣德小而民不歸

臣等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慎乎德又曰德薄而土不廣德小而民不歸

臣等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慎乎德又曰德薄而土不廣德小而民不歸

臣等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慎乎德又曰德薄而土不廣德小而民不歸

臣等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慎乎德又曰德薄而土不廣德小而民不歸

臣等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慎乎德又曰德薄而土不廣德小而民不歸

臣等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慎乎德又曰德薄而土不廣德小而民不歸

臣等聞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慎乎德又曰德薄而土不廣德小而民不歸



後漢書卷八十二

宋宣不城太公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崔駟列傳第四十二

崔駟傳子瑗孫實

崔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

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

史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生子舒歷四郡太守

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

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前書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

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

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

歸過不辭自効有舉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

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

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

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

太守曰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

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

用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

家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人

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

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續漢

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

春班布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犴音岸前書音義篆垂

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

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案劉敞曰

史總言之據史皆吏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省

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

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

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也

命也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

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

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

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驗

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遘遇也美伊傅之選時伊尹於湯

宗爾雅曰選遇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倕而裁之公

班魯人也倕舜時為共工之言協準矔之貞度兮同

斷金之玄策準繩也矔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何天

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

玄云艮為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豈脩德之極

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也造成丁漢氏

之中微也丁當氛霓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也氣侵

和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日光微喻王莽篡漢六柄制於家

門兮王綱灌以陵遲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

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黎共奮以跋扈兮羿

浞狂以恣睢揉國語曰昔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

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柱折地維絕跋扈強

見睹嫚臧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機易曰嫚藏誨盜

王位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思輔弼以媮存兮

亦號咷以訓咨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苟且也號咷

公莽親執孺子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事

謂三公也負謂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

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

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

不泄入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母也殲

滅也夷傷也言其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

且哲以保其身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東

北之位謂篆為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易

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揚

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楚詞曰衆女皆妬余

詩曰乘彼坳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坳毀也復關君

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淫懿氓蚩之悟悔

兮慕白駒之所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

厚之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非買絲來就我為

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使我怨注云我欲與汝俱

至老汝反駒喻賢人也又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

曰皎皎白駒喻賢人也又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

後漢書

卷八十一

列傳

三中華書局聚



而見許復猶白也悠輕舉以遠遁兮託峻崦峻崦謂山以幽處

也崦音反蛭潛思於至蹟兮騁六經之奧府蹟深也皇再

命而紹邨兮乃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紹繼也邨憂也

以再命也運攙搶以電掃兮清六合之土宇攙搶也聖德

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博延兮彼幽

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分畫定而計

決兮豈云賁乎鄙者賁賁飾也易曰東帛也遂懸車以繫

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掃

軌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聊優游以永日兮

守性命以盡齒齒年也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

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父母

孟子之會西曰吾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

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  
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  
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華嶠書曰  
以爲范蔡鄒衍之徒乘釁相傾誑諸侯者也而云  
彼我異時又曰竊贊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  
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其辭曰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

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

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

坎坎爲中男離爲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

之偶爲終始也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

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韞匣也櫝匱也論語

諸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

乾易曰探蹟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窮至蹟

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

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讚猶稱也獨師

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

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

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同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

王僚而布官光太上也明帝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臨雍泮以恢儒

疏軒冕以崇賢水圓而如璧也類半也諸侯半天子

立之宮皆教所以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砥

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鑢錙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

曰干將二曰莫邪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

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

曰所以尚且歷日曠久絲鼈猶能架石尚驥者貴

捷是以必且歷日曠久絲鼈猶能架石尚驥者貴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曰咫尺蒙

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俊猶逸

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

劉熙曰沛水草相半澤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

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

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皇綱云緒

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

識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

辛攸降厥趣各違高辛氏道無常稽與時張弛隨時張弛

不考之於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

禮後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

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或盥耳而山棲

澤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

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

下而讓焉由以爲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

由爲堯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或草耕而僅飽伯

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或木茹而長飢苑

曰鮑焦其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或重聘而不來接

與者楚聘之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溢

車二駟聘之曰願煩先生理江南賢接與笑而不應使

知所去而遠徙莫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為士

矣曰直道而事人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辱

何往而直道而事人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辱

湯也論語曰色斯舉矣伊尹蒙恥負鼎俎以干或以

役夫發夢於王公得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

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環道常使胥靡刑人築

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

公總而公言也爾雅皇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

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于周西伯

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若夫紛纒塞路凶虐

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若夫紛纒塞路凶虐

播流也方音云纒盛多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

又尚書曰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林有能俾乂也



條垂藟蔓上下相求藟藤也音壘詩曰南於是乎賢

人授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跋涉赴

俗急斯時也為草行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

房慮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

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

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

入楚之可破之案文○劉攽曰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

從高祖征伐也結不解而陳平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

出得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玉珪

也詩含神霧曰刻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冶

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使飛廉析金於山以

魏顛銘於其身退秦師於襄也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

冠挂不顧褰裳涉水也新序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救

顧履遺而不取也○劉攽曰與其事案律也與人溺

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音躡

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攝也

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

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

唐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六合怡怡比屋為仁

壹天下之眾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

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羣生得理庶績其凝

也凝成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

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

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

衰為刑書謂之九刑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

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

厲巖伊臯不論奚事范蔡伊尹臯繇夫廣廈成而茂木

暢遠求存而良馬繫廣遠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

猶止不息也言所求之物陰事終而水宿藏盛德在水

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

室壁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

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也場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為

中水星伏藏不見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

九月築場圃也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北

曰陰穀梁傳曰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不為之數

林屬於山曰麓也周極猶無窮也亦各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

有得言皆自以為得也藏己所學也用之則衆入也論語曰故進動以道則不

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前

官猶秦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

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恭善為進退非不欲室

也惡登牆而樓處孟子曰踰東家牆樓其處子則得

云樓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叫呼街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

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嶠書曰因

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己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子笑

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先人有

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枉道也臧否在予

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

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

不耘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入情者聖王之田

夫田百畝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

之謂性言隱昔孔子起威於夾谷禪傳見陳晏嬰發勇

於崔杼解見馮曹歲舉節於柯盟曹劌曹沫以勇事魯

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

猶以為將桓公與莊公劫齊桓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

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

公左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十嚴克捷於疆禦

死三年齊與魯戰而三北交游赴敵而鬪三獲甲首母

曰三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赴敵而鬪三獲甲首母

節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

塞滅世斷宗也范蠡錯執於會稽謂謀略也音七故反執

於孝未終也范蠡錯執於會稽謂謀略也音七故反執

王敗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

禮以遣之勾踐為妻為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

其士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伍員樹功於柏舉子伍

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戰於柏舉楚師敗

績事見魯連辯言以退燕將史記曰魯仲連齊固守之燕

穀梁傳之不下魯仲連乃為平聊遺燕將包胥單辭而

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遂平聊遺燕將包胥單辭而

存楚師曰吳為楚昭王為吳所敗奔隨申包胥越在草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而復楚國唐且



華顛以悟秦唐且請救於秦不至魏策曰齊楚伐魏魏

者數十餘矣西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遠至魏也

稱東藩者以秦之疆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

王而救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是王上一萬乘之

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是王上一萬乘之

救魏爾雅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甘羅童牙而報

趙使甘羅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

趙襄王郊乃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趙原衰見廉

於壺飧昔趙衰為原大夫鞅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餒而不食故使處宣孟收德於束脯呂覽曰昔趙宣

原見音故殿反止車下食而舖之再咽而能視宣孟

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宣孟

差行乞故至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拜食之吾更與汝

乃復與吳札結信於丘木徐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

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泊還至徐而徐君

已死於札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展季効

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閉戶

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婦人曰子何不顏  
學柳下惠然嫗不速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

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見馮衍僕

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

始修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

美文多故不載案駟集有東西南北四巡者誤帝雅好文

章自見駟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

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

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

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

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駟由此候憲憲屣

履迎門屣履謂納履曳之而行笑謂駟曰亭伯吾受

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

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為不

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

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

駟獻書誠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

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諂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

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

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

得充下館序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

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

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

光華之顯時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

復旦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

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語曰不患無位患

所以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昔馮野王以外戚

居位稱爲賢臣前書曰馮野王爲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

尚書選第中第二千石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

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

弟興也以光烈皇后幸焉母郟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

帝時爲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擢丹爲長樂尉遷右

疆聚以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武陽侯之族非不盛

也陽平劉歆曰案文侯謂爲陽平王之鳳也重侯累將建天

樞執斗柄七星第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

至第七爲杓杓制臨四柄前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

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

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當

也二十者謂高后昭被殺孝文反誅惠帝張皇后廢

帝上景帝后家族誅武帝陳皇后史良娣爲巫蠱死宣

帝母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

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

后宣帝許皇后王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寶氏之

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寶太后之弟長君少

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安豐侯以佐命著德顯自中

興寶融封為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

國垂社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

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故

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

銘諸几杖刻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

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

人無苟扶人無咎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

琢之盤盂也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

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府貴重掾

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



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  
不法駟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  
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駟  
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  
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  
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  
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  
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解見郎顛傳諸儒宗

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爲州  
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  
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  
郡發干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爲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

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為度  
 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  
 騎將軍閻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  
 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瑗以侯立不以  
 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  
 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以嬖寵惑蠱先  
 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  
 勃之徵於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  
 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  
 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  
 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  
 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  
 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

下皆畏秦此亦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秦分功之時也濟陰王是為順帝閹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

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

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祇上書禪請為之證但第

也司馬相如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

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

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宜為

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

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

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

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

行郡國八使見周舉傳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

後漢書卷八十一列傳十三中華書局聚

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實曰夫人稟

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

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貲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

得受實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

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南陽

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執七言凡五十七

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者皆自以

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產

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華嶠書

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

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

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

蚩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  
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

至孝獨行之士實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  
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  
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确堅正也音口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  
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

訓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

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

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音

他沒反快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

忽真厭輕忽至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括囊守祿易曰括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疎遠之臣言

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



楚詞曰獨伊蔚而誰語也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

令垢翫上下怠懈也若惡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

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

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綻音直

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

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遭遇其時

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

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蓋孔子對葉公以來

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

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

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

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自

耿遷於亳邑作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

書三篇以告之

夏禹用刑之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

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

德輒見掎奪掎音居蟻反賈逵注何者其頑士闇於

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

庶庶始此乃衆庶所為耳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

能恥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

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

屈子之所以據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

嬰等嬰等害其能憂愁憤懣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夫以文帝之

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

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

多多有故宜二字下文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則宜

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

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

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

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也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

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曰隳威

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

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

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

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故聖人能

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

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

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于盾也威錢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

舞于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于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

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

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呶呼吸吐故納新

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

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

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養疾則攻焉

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

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

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

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

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

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

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入

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銜脫

也音達來反方將柑勒鞅轉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

節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

於鑾和設於軾馬動則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

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

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  
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  
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  
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  
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  
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  
此以上並見前書刑法志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  
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  
主師五帝而式三王也式法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  
棄苟全之致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  
畝百為夫九夫為井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  
儀擊石而百獸舞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若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若  
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



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上書薦實才美能

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

篤等著作東觀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

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

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紝練緼之具

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紝織布者  
孔安國論語注曰緼枲也

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

實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最為以病

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實

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

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實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

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

初實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實之善績母有其助

焉服竟召拜尚書實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

免歸初實父卒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廣雅曰剽

作妙反一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

人多以此譏之實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

仕宦文○劉敞曰案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

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

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

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實從兄烈有

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

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

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阿保謂保

也母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

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

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

不小靳可至千萬靳固惜之也靳或作僞說文程夫

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

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烈於是聲譽衰

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

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

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

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

服武弁戴鷩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槓而走孝

乎以其武官故罵為卒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

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

也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

杖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

後漢書卷八十一列傳七中華書局聚

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為西河大守獻帝初鈞與袁紹

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郡獄錮之銀鐺鐵鎖

說文曰銀鐺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卓既誅拜烈城

門校尉及李催入長安為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

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

駟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

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絜之士也與瑗隣郡奉贄以

結好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豚由此知

杜喬之劾殆其過矣實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

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彫龍奭劉

文若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取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

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  
持論感起昏俗

後漢書卷八十二





後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崔駰傳或重聘而不來注持金百溢○溢監本作鎰  
今從宋本臣松齡按荀子千溢之寶從水旁古今  
字本通用也

崔駰孫實達權救敝之理也注管仲相公子糾而射  
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臣會汾按文當云管仲  
背公子糾而相桓公於義乃合

及仕宦劉敞曰案文宦當作官○臣會汾按此條乃  
傳寫之誤也仕宦二字不成文理古書中言仕宦  
者甚多有何舛訛而劉敞乃作此說耶傳及注宦  
字當改官注中宦字當改宦

後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賢哲所行其趣

也異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

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然用舍之端君

子之所以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閑邪存其誠故

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新序曰申屠崔非

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及其止也

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爾雅曰啜菽飲水非愚也是

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啜菽飲水非愚也是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太原閔仲叔者書曰

後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 一 中華書局聚

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

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建武

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勞其勤苦也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

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

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

牒之言也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

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

君大恁音而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

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

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



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

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

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

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

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

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

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

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

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後若忤時強諫死而歸於諸勸行者

復何益也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

而處槩居不節也候時以失去就也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

時審己以成其道焉詭違也迹若違時志存量己也余故列其風流

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傳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篇周

傳嘉燮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頤頰也欽頤曲頰也折

亦曲也欽音丘凡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

聖多有異貌伏義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

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而知廉讓

髻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十歲就

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

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下有陂田常肆

勤以自給肆陳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

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

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

玄纁羔幣聘燮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贄

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羔飲  
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贊及南陽馮良二郡各

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

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

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

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

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夫脩道

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

時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劉歆曰案文當遣門生送敬少

字一門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

還送禮謂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

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從佐謂隨

主案牘也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厮賤也因壞車

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

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  
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  
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燮良年  
皆七十餘終

###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

書此或作順陽者誤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

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

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一作閔所

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回也閔曰

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

不整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

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

吝之萌復存乎心也吝貪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

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

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

○劉攽曰案袁閔字奉高閔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閔當作閔也不宿而退進往從

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

袁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沈

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閔字也爾雅曰側出沈泉正出濫泉沈音軌濫音檻叔度汪

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淆混也憲

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

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



不服深遠去坻吝文坻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將以

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稱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余曾

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諡以為憲蹟

然其處順易繫辭曰坤蹟然示淵乎其似道老子曰

之用或言淵深不可知也萬物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

其方廣雅曰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

殆庶幾乎故嘗著論云

###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

書曰雅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

綜風角星官筭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

閭里服其德化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家貧常自

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

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

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

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

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左傳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郤

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止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天挺俊乂為陛下

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左助也伏見處士豫章

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閔見袁志安傳謝承書曰京

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冠族著潁川

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

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立纁備

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為先

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

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稟中不扶自直也至於

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如

立之特也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

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

姓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一兩綿絮漬酒中暴

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墜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

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灑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

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

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

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

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

季豈一人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  
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

賢所舍主人其德如玉然也雖薄要就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

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

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喪致哀毀瘁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

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

彌固不受惠於人也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末寇賊縱橫

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漢末寇賊縱橫

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

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為怨

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

### 姜肱傳

焉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世名族

太守承書曰祖父豫章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

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

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

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

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

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

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

賊遂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

盜曰第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

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

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見也使從

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但掠奪衣資而已既

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宅辭終不言

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

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



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韜藏也言感肱疾不欲

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

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

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闇豎夫

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卽

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

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爲化夷肱使

齊不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

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

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

石頌之

###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

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

蟠在冢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緱姓殺夫

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

讐殺夫之從母兄李士姑執玉以告吏也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

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

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

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讞請鄉人稱美之家貧傭

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

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

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

真不為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

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不為窮達易節易曰窮則兼善天下方

之於豈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承謝

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

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

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

之間史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謂

符牒使人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

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

六七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

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

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

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因振手而去不復與

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先

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

折節下之

也許謂橫議是非

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

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

曰言由橫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昭王擁篲先驅

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

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

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

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

行曰黃子琬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

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

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

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

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

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

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

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

也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

被髮佯狂歌謂楚狂也今先生處平壤壤地也游人間吟

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

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

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元長韶傳之陳紀等十四人並

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

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為侍中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

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



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

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道苟

違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朝悽悽碩

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

曲陵曰阿陵升也適韜伏明姿甘是堙曖堙沈也曖

後漢書卷八十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周燮傳決曹掾燕之後也○決字監本作法臣會汾  
按獨行傳周嘉篇作決從改按百官志太尉公府  
諸曹有法曹主郵驛料程有決曹主罪法郡太守  
下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則法曹決曹並有之周  
燕於宣帝時爲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  
知監本作法曹者誤矣

徐穉傳穉不免之既謁而退○不免之三字疑有誤  
何焯曰免疑作就通鑑作穉不之免袁紀作不之  
起

固病不詰○諸本同推尋文義當作固稱病不詰此  
脫去稱字也

姜肱傳以係嗣當立○諸本同係當作繼  
言感眩疾○感字舊本作惑誤

申屠蟠傳因樹爲屋注居蓬萊之室○諸本同臣會  
汾按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  
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萊字當是

藁字之誤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珍做宋版印